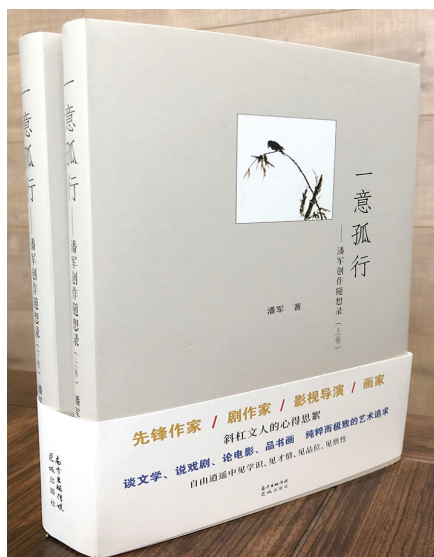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一意孤行——潘军创作随想录》 自序

潘军



《一意孤行》

潘军 著

花城出版社

悴”——我是“独逍遥”了几十年。自我检讨，自觉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。但我喜欢自由散漫，包括这四个字的字形和音节。我与团体组织无缘，但有四面八方的朋友。

2019年秋天，隶属于花城出版社的《花城》杂志在京举办创刊四十年座谈会。我受邀参加，见到了许多久违的朋友。对这份杂志，我是深怀一份感谢和敬意的。当初《花城》从自然来稿中挑出了我，之后便成为我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之一。我在《花城》发表的作品至少可以编成三本书。在这次座谈会上，除了见到一些《花城》的老朋友，还认识了现任花城出版社的社长肖延兵先生，虽系初见，但一见如故。肖先生年富力强，也是安徽人，和我是大老乡。他热情地向我约稿，希望我能编一本说文谈艺的书，我欣然接受，于是便有了现在这本《一意孤行》的安排。但是，当时我正忙于电视剧《分界线》的拍摄，加上庚子疫情之乱，前后耽误了一年，这本书便拖延至今才得以完成。

显然，这本书与我个人几十年的文艺创作有关。

但凡与创造沾点边的事情总会令人愉快。而支持创造者的，除了高远的理想，还有个人趣味——我更看重后者。趣味激发欲望，一个人欲望去做一件事，至少是幸福的。对我而言，这几十年来，无论是写一部书、拍一部戏，还是作一幅画，或是打一场麻将、养一盆花、烧一道菜，都离不开这个趣。一旦趣味成为行为的支点，即使备受辛苦，也会其乐融融。苦中作乐就是创作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愿意此生专心做一个正经的手艺人。正经，是做事的态度，是行业的标准；手艺，是个人的修为和历练。我这人兴趣也还广泛，且又朝三暮四。即使是写作，也往往是写写停停。当然也有人认为我这种安排不妥，精力分散，否则将有更大的作为。什么才算是大作为呢？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去想过。但每做一事，虽谈不上专心致志，却也心无旁骛。我只是觉得，人生不长，能依着个人趣味去做几件自鸣得意的事足矣。我做事是认真的，倘若做得不好，那绝对不是态度问题，而是能力不够。当然有些事，譬如拍电影，因为各种难以言说的原因每每搁置，那就随它去好了。网球比赛中有“非受迫性失误”，我却屡屡遭遇“受迫性失误”，且又缺乏攻坚意识，在前景无望的情况下，我会知难而退，改弦更张，期待顺势而为。

这本集子是我几十年来一部分的创作心得和文艺随笔，也有一些朋友间的对话交流。或自斟浅酌，或推杯换盏。上卷谈论的是有关我个人的小说创作，一管之见，难免粗浅，但没有故作高深。小说是什么？现代小说是什么？什么样的小说才算得上好小说？如此等等，原本都是见仁见智。我这里自然是一家之言，自圆其说。但却是我个人坚持的标准和尺度，也是我一贯的文学立场。至于下卷，显得有些庞杂，从电影到话剧，从戏曲到书画。多少有点打乱“私家菜园”的意思，时常走进去看看，也偶有发现与收获。我曾说过，六十岁之前舞文，之后弄墨。这是我一直向往的生活。丁酉年我离开京城回故乡安庆定居，这之后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了书画上。我在长江边上购置了一处房产，按照自己的设计，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装修。其中三楼是我的工作区域，除书房和画室，还有一间敞亮的阳光房兼作茶室，斋号：泊心堂。抬眼望过去，大江一横，水天一色，江南峰峦一带，过往帆樯几点——颇有几分张陶庵《湖心亭看雪》的意味。我喜欢张岱，此生也愿意做一个“痴似相公者”。

本书的两位年轻的责编揭莉林和梁宝星，我都没有见过，但他们对工作的认真和细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同时，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青春依旧，时光不老 ——读张正福《泊长安》

徐斌

1924年夏天，鲁迅先生应邀到西安讲学，并借机游历大雁塔、碑林等名胜古迹，在易俗社看秦腔戏。他想写部关于唐朝的小说，惜未完成。事隔近一个世纪以后，张正福长篇小说《泊长安》出版。该书以西安为故事发生地，讲述高天龙、高兴（高天雨）、高天晴三兄弟的生活故事，刻画1990年代末期大学生、农民工、农村青年及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，全景再现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约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生活面貌，描绘出一幅20世纪末的“唐朝的天空”，部分满足了我对于鲁迅作品的期待。

在我看来，“泊长安”的“泊”，既有停留的意思，又有漂泊的意思；“长安”既有现实况味，又有历史沉淀。它的停留，既指身体的停留，也指文字的停留；它的漂泊，既指在当今城市中的漂泊，也指在远年历史中的漂泊。这样，这部作品，既有独特性，又有典型性，既有纵深感，又有时代感，读之如见其人，如临其境，耐人寻味，令人遐想。

高天龙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。他是大学生，也是文艺青年，他喜欢看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他的奋斗精神、爱情主张神似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的孙少平。他聪明，上进，有股韧劲，考上当时很难考的中考不读，硬是要读高中考大学，考了三次梦想成真。跨进大学校门以后，他加入文学社团，参加朗诵演讲，卖电话黄页，承包录像厅，主编文学杂志等等，犹如神龙在天，踌躇满志。

天龙也谈恋爱，但他不像同学张玉峰贪恋美色，见异思迁。他重相貌，但更看重人品，恪守传统，又不囿于传统。他对富家千金姜落雁的疏远，对初恋女友李静宜的接纳，都是最好的说明。他重情义，对身处两难境地的患病女同学余雪莲施以援手。相比于其他同学，在他身上，我读出了那个时代满满的正能量。孟郊说：“青春须早为，岂能长少年。”在天龙身上，我看到了作者的影子。

天龙的二哥高兴（高天雨）是个朴实的善良的农村青年。书中写道：“他高小都没毕业，识字不多，人憨厚老实，心肠软。”因为家境艰难，想找老婆而不得，结果被骗婚，又被卖进黑砖窑，最后进了收容所。由于天龙的关系，被送到西安，在那里卖菜、做卤菜，正是全民经商下海的表现。

天龙后来遇到女大学生余雪莲，由出于同情心收留她，而至于同居。他的大名叫高天雨，但这个名字从来没用过，反映他地位的低下。“他高小都没毕业”一句，也反映出地区的贫困落后。高小即高级小

学，是个历史名词。1970年代，在我国部分农村，有初级小学（一年级至四年级）、高级小学（五年级和六年级）、完全小学（一到六年级都有）之分。连一所完全小学都没有的地区，当然是贫困地区。

作品中还有一个高天晴，是天龙的大哥，是个地道的农民。虽然着墨不多，但是代表了坚守土地的一类人。他使读者感受到“交公粮时代”的生活。古代将人分成官民，又将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种，高家三兄弟分属三种身份，这扩大了作品的表现面，丰富了作品的内涵。

在环境营造和语言风格方面，书名“泊长安”颇有蕴藉，一个“长安”就把现实的西安与历史的西安的线头接通，使读者在看到现实的同时，又看到历史，并推及未来，而且给人一种诗意的联想。在很多读者心目中，西安就是中国诗歌的故乡，就是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与骄傲。天龙考入西京学院时的欣喜，已经说明西安在人们心中的分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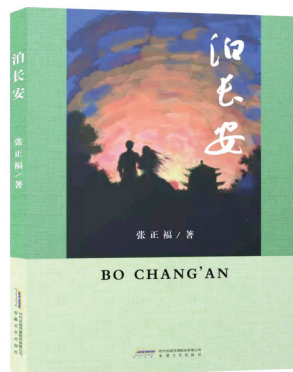
在天龙和高兴的眼里，西安又是一个现实的存在，长安南路、纬二街、小寨、红专路、法门寺、八里村等地，都是他们活动的真实场景。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，新时代的经潮汹涌澎湃，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，千年前的朱雀大街、亭台楼阁、曲江、乐游原渐渐退远，成为背景。在现实故事的呈现中，也多诗意的语言：

那个宁夏的小男生咬着一口普通话，也咬着文纤弱的耳朵，将西夏国李元昊的铁蹄唱响在汉唐的广场上。

可以朝夕相处，可以耳鬓厮磨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必须朝朝暮暮。

张玉峰晚上一个人到操场上，在草坪上弹吉他。唱老狼的《模范情书》：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……唱张楚的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《姐姐，我要回家》……

引用中的“咬”字，变抽象为具体，“必须朝朝暮暮”，化用宋人词作，老狼、张楚的成名歌曲，暗示主人公活动背景，又增强了作品语言的抒情性，皆可圈可点。青春依旧，时光不老，沿着这些优美的文字路径，我也仿佛回到旧日的时光里。



《泊长安》

张正福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